

中俄畫界芻言

周樹模題檢

甲子七月

中俄畫界芻言

武昌陳崇祖 民年十三年七月撰

西歷一千九百二十四年。蘇俄政府。從新建立。中俄親善。已有承認之表示。兩國國交。應另訂新約。所有舊俄關係。已經斷絕。舊日一切不平等條約。當然取消。誠千載一時之良機也。近讀前籌辦中俄交涉事宜王公正廷。對於中俄畫界問題。通電各省之文。不禁根觸於中。而不能已於言也。其文曰。中國東西北三面環俄。自尼布楚條約以來。前後被其侵略失地。至五萬餘方里。新締之中俄協定。自應重行定立約文。蘇俄迭次宣言。早有拋棄前俄侵略土地之表示。現值中俄會議將開。畫界問題。尤關重要等語。竊謂中俄開議。問題甚多。王公獨注意畫界。洵可謂究心邊防者矣。崇祖於中俄界務。稍有討論。累次換約底圖。曾經摹繪者百有餘幅。泝澣之方。冀以存宋。漆室之吟。無非爲魯。原本斯旨。謹就平日所學。分別論列。明知草茅坐論。無裨時艱。儻有心者。擇而取之。或亦泰山土壤之助乎。

救中國與俄羅斯交界。東自吉林。西至新疆。亘二萬餘里。大地內兩國交界之長。無



邊此者。其界約分爲三。東南自圖們江口北。西北至額爾古訥河旁之阿巴海圖。爲東界。我吉林黑龍江。與俄羅斯西比利亞東部之界也。東自額爾古訥河旁之阿巴海圖。西至沙賓達巴哈。爲北界。我外蒙車臣汗。土謝圖汗。唐努烏梁海。與俄羅斯西比利亞中部之界也。東北自沙賓達巴哈。西南至烏仔別里。爲西界。我烏里雅蘇台。科布多。塔爾巴哈台。伊犁。新疆。與俄羅斯西部西比利亞。及中亞細亞之界也。今論列界務。請自北界始。

(甲)北界

改雍正五年。在恰克圖定界。實自恰克圖分立東西。自恰克圖以東。至阿巴海圖。共三十六界牌。爲雍正五年所定界之東半段。至今未改。自恰克圖以西。至沙賓達巴哈。共二十四界牌。爲雍正五年所定界之西半段。至今亦未改。按恰克圖。買賣城。本一地。中以木柵爲界。庫倫二字譯言即木柵之謂。柵南屬中國。柵北屬俄國。通稱恰克圖。其地與俄人互市。始於雍正七年。其初本在庫倫。至雍正五年既設卡倫。七年乃遷互市於恰克圖。我國設官監視。其權總於庫倫大臣。其重要可知。惟近據唐努

烏梁海盟長報告。自庫恰失守以後。恰城爲俄占領。改名阿拉坦布拉克。從此恰克圖三字。不復見於俄蒙官文書中。其狡啓之心。昭然若揭。又將恰克圖居民。運往歐俄。令其苦作。我國亦無人過問。蓋已據爲囊中物矣。今日會議。應聲明恰克圖爲中俄訂約舊名。爲中國所故有。應交還中國。誠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(乙)東界

東界定約。始於康熙二十八年。至咸豐八年。十年。十一年。光緒十二年。疊次更換。我國與俄人歷年定界。每次必蹙地。而以東界所蹙爲尤廣。有各小界後試分述於左。

一、自阿巴海圖起。至額爾古納河口止。爲康熙二十八年尼布

楚條約所定之界。

查額爾古納河。與石勒哈河二水會流之處。有磨崖焉。

刻有康熙二十九年御製與俄羅斯定約分界碑文。係國書行書。俄羅斯蒙古捷提諾五種書。其文曰。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緯爾納。卽烏魯木河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爲界。沿此河口之大興安嶺至海。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。悉屬中國。其嶺陰河道。悉屬俄羅斯。惟烏地河以南。興安嶺以北。中間所有地方河道。暫行存放。俟各還國

查明後。或遣使。或行文。再行議定。一。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。南岸屬中國。北岸屬俄羅斯。其南岸墨里克河口。現存俄羅斯廬舍。著徙於北岸等語。煌煌碑文。早成鐵案。按。是約爲內大臣索額圖與俄人議定之界。攷索額圖奏言。查俄羅斯所據尼布楚。本係我茂明安游牧之所。雅克薩。係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城。原非羅刹所有。亦非兩界隙地也。况黑龍江最爲扼要之地。未可輕忽視之。環江左右。均屬我俄樂春奇勒爾畢喇兒民人。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。不盡取之。邊民終不獲安。臣以爲尼布楚。雅克薩。黑龍江上下。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。皆屬我地。不可棄之於俄羅斯。上允之。旋復諭曰。以尼布楚爲界。則俄羅斯遣使貿易。無所棲托之所。彼若懇求尼布楚。卽可以額爾古納河爲界。於是尼布楚城。遂終爲俄有。竊計當日。若從索額圖公之言。則自庫穆倫迤東北。卽以外興安嶺爲界。而音果達河。尼布達河。均在界內。不僅拓地數千里。且得外興安全嶺。綿亘數千里。以爲界限。其天然形勢。奚啻萬里長城哉。今日會議。若根據索額圖之言。以尼布楚爲界。則獲地甚多。但無約可據。其勢有所不能。惟有根據康熙二十八年之約。以額爾古納河及格爾畢齊河爲

界沿此河曲折東北進。至大興安嶺、滅互禪嶺、以抵海口。則我國規復之地。不下數千里。蘇俄近日宣言。既有拋棄前俄侵略土地之表示。我國據約立爭。彼亦未便食言。惟額爾古訥河、格爾必齊河口兩界碑。既卓立可攻。自此東北行。以至海口。當日斷無不立界碑之理。而一統志、盛京通志。皆不詳載。惟楊賓柳邊紀略言。威伊克阿林。極東北大山也。康熙二十九年。與俄羅斯分界。鑲藍旗固山額真巴海等。分三道往視。一從亨烏喇入。一從格林必拉入。一從北海繞入。立碑於山上。碑刻滿洲、俄羅斯、喀爾喀文。竊謂楊賓所記。必有所本。往籍俱在。不可謂爲非左証也。又查宣統二年。俄人欲侵佔我滿洲里之地。我國政府。派黑龍江巡撫周樸師爲勸界大臣。呼倫宋道小瀧爲勸界委員。俄人派陸軍參贊儒里拉夫爲勸界委員。談判數日。俄人強指滿洲里爲俄領土。並派兵一隊。施放槍礮。焚掠居民房屋牲畜無算。宋道呈稟周大臣。謂康熙二十八年舊約。以額爾古訥河源爲界。此源實在阿巴海圖圖山。其西南滿洲里。距交界綫尙有一百二十里。俄人指河源在塔爾巴幹達泊。若以此分界。則滿洲里實在界外矣。時中央有電致周大臣。令將勘界事。着速辦竣。周大臣以事

關國家領土。不可寸步讓人。飭宋道竭力爭持。卒照宋道之議。以滿洲里爲中國屬地。乃重行勘界定約。此我國與外人勘界以來僅見之事。今日議界。須查照此約。再行履勘。又尼布楚約。以額爾古訥河爲界。河北爲俄界。河南爲中國界。惟河流日漸南徙。北岸年久。多半淤爲平地。其平地所產出之羊草柳條。彼界居民。隨便刈取。因之界務爭執。時有所聞。誠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(二)自額爾古訥河口起。至烏蘇里江口止。爲咸豐八年愛琿條約所定之界。

查當日界約。言黑龍江混同江左岸。由額爾古訥河口至混同江入海之口。盡爲俄羅斯屬地。右岸順江流。至烏蘇里江。盡爲中國屬地。自烏蘇里江以東。至海。作爲兩國共管之地。是黑龍江以北領土。於咸豐八年。已割歸俄屬矣。按咸豐元年。俄東部西比利亞總督。巴拉諾夫將軍。調查太平洋沿岸。及薩哈連島。一聞。復派奈威里斯啓。探查黑龍江口。翌年。復令阿夫鐵入黑龍江探險。我國一無覺察。阿夫鐵還報。依尼布楚條約。自格爾畢齊河以東。至太平洋數千里疆界。茫未劃定。且黑龍江下流。絕無清人足跡。實是無主之地。於是巴拉諾夫思吞併我黑龍江

之野心始熾。至咸豐四年，俄廷予以談判黑龍江疆界之全權。由石勒哈河曠舟東下。浮黑龍江至馬里奇斯克。我國亦無人過問。至咸豐八年，內地髮捻寇起。英復擾我廣東。俄人遂乘機，以防英人行駛黑龍江爲言。要求割我黑龍江以北之地。將軍奕山貿然允之。且以從權酌辦。免啓邊釁奏聞。朝廷以時事方棘。不暇計及。至使俄人不勞一卒。不費一饟。安坐而割我數千里富藏之壤。言之殊堪憤懣。查黑龍江北重要之區甚多。阿勒巴昔哈河口之北岸。有城曰阿勒巴金。卽雅克薩城。本索倫所築。嗣因博木博果爾據城以叛。崇德四年。大兵討平之。墟其城。順治初年。羅刹竊據。又築之。康熙二十五年。復克其城。此歷朝戰功之地也。又精奇里江。與黑龍江交匯之間。有城曰海蘭泡。俄名布拉郭威什臣斯克。咸豐四年。俄酋木哩斐岳幅。始犯境。次年卽於此立屯。今爲俄人阿穆爾部會城矣。又松花江與黑龍江會合之處。有重鎮曰徐固爾。俄名米海羅斜滅羅甫斯喀雅。俄人安置巨礮。有官兵駐守之。由此沿混同江行。其東岸有城曰伯利。俄名哈巴羅甫。設總督駐此。有塢可以修理輪船。有廠可以製造槍械。又沿江北行。其東岸有亞力山市。一名曠沙古。隄隄海峽中適

之港也。凡海運貨物。上下黑龍江。或欲避韃靼海峽之繞行。則由此港與瑪隆斯及索甫斯克間之陸路。往來搬運。洵爲商埠之巨鎮。又東北行。至混同江入海之口。其北岸有城。曰廟爾。俄名尼崗來業甫斯克。昔俄人以爲東海濱省城。其重要可知。自愛琿定約以後。割失黑龍江以北。外興安嶺。及烏得河以南之地。約計二百四十萬方里。凡此間要區。皆爲俄屬矣。又黑龍江東六十四屯。在精奇里江以南。諾爾莫勒津之地。均係中國民族。愛琿條約。曾載明仍由中國管轄。自中日戰敗以後。俄人肆其野心。欲拓充黑龍江本國之勢力。將中國六十四屯居民。驅之江中者不少。聞之可爲痛心。今日會議。惟有仍根據康熙二十八年之約。以額爾古納河。順大興安嶺。以至海口爲界。則此次割棄之地。均可復爲我有。誠計之得者也。

(三)自烏蘇里江口起。至白稜河口止。爲咸豐十年。北京條約所定之界。又自白稜河口起。至圖們江東岸土字牌止。爲咸豐十一年。及光緒十二年。興凱湖條約。及嚴杵河條約所定之界。

查烏蘇里江口起。至圖們江傍之土字牌止。本皆爲咸豐十年條約所定之界。至

十一年始照約勘界立碑。而白棧河口至土字牌一段。又稍有更改。蓋十年所議。本以琿春河。圖們江爲界。十一年。勘界大臣琦公。以河東皆旗人所居。不能隸彼。相持不決者二十餘日。俄乃退二十里。以琿春河東之長嶺爲界。咸豐十一年界約。言圖們江左邊。距海不過二十里。立土字界牌。而所換界圖。以英尺一寸爲中國五十里。圖上界綫末處。距海口幾一寸。實已四十五里。是圖與約文岐異。光緒十二年。勘界時。吳大臣大激。據約文再四辨駁。始於沙草峯南。越嶺而下。至正岡盡處。樹土字界牌。距圖們江口。計江道爲三十里。校舊圖實拓地十八里。誠爲中俄定界約以來未有之事。然自咸豐十年定約以後。我國割失之地。約計一百三十萬方里。蓋咸豐八年。愛琿條約。我國失地雖廣。然在吉林一省。所失僅東北一隅。自此約既定。則從烏蘇里江。歷興凱湖。至圖們江之東岸至海。咸爲俄有。於是吉林東南。又失地數千里。凡黑龍江。暨綏芬河。圖們江各海口。俄皆得以屯練水師。興築礮台。今日游歷俄人東海濱省。輪軌交通。商務殷繁。皆我國舊日之膏腴。甚可惜也。不特此也。即我國已立之界碑。亦無人管理。前年日俄戰爭。中國黃世械。避難伯利城。該處有博物院。

游焉。見院中大門內有銅柱一。斷成兩段。上鐫篆文曰。光緒十二年四月。都察院。都御史吳大澂奉命會勘中俄交界事竣。立此銅柱。銘曰。疆域有志國有維。此柱可立不可移。五十字。載在黃世械游記中。想非誣也。竊攻聶士成中韓交界道里表。載有黑頂子地方。有中俄交界銅柱。係吳大臣所立。想係此柱。誠爲交界緊要之物。不知俄人何年移至伯利城中。中國官吏從未察及。殊可羞也。總計咸豐八年愛琿條約。咸豐十年北京條約。兩次割失之地。約三百七十萬方里。大於今日東三省之地。殆損失全國國土十分之一矣。今日會議。誠能堅守康熙二十八年之約。再行履勘。則烏蘇里江以東。東海濱省地方。復爲我有。恢復故土。不可謂爲奢望。以上三者。皆俄東界。誠不可不提議者也。

丙 西界

攷雍正五年之界。僅只於沙賓達巴哈。自此以西。因我國征準部。定回疆。而哈薩克。布魯特。及浩罕。安集延。等回部。均拱衛界外。爲我藩服。故歷百餘年。西疆未嘗與俄交涉。至同治三年以後。與俄定立界約者。計有十次。是以西界最爲糾紛。試分述於

左。
（一）自沙賓達巴哈起。至博果蘇克山口止。爲同治三年及同治九年。在塔城及烏里雅蘇台兩次所定之界約。又自博果蘇克山口起。至阿克哈巴河源止。爲同治三年及同治八年。在塔城及科布多兩次所定之界約。查自沙賓達巴哈起。曲折迤西南經蘇爾達巴哈。循薩彥嶺。過唐努西垂。共建牌博有八。又自博果蘇克山口起。順賽留格木嶺。至屯河。阿爾泰山西垂。至阿克哈巴河源止。共建界牌凡四。同治三年。勘辦西北界大臣明誼。會同俄國使臣。在達爾巴哈台。議自沙賓達巴哈至葱嶺之界。名曰塔城之約。以後修改界約。均以塔約爲底本。每修改必蹙地。輒以能守塔約舊界爲幸。然塔約之界。較之舊圖。已多不合。如沙賓達巴哈以西。阿克喀巴河以北。鄒圖之阿巴堪河。本籍地名。曾用鄒軌。沉先生與圖地名。即舊圖之阿穆泰河。鄒圖之畢雅河。即舊圖之阿爾泰河。鄒圖之帖列次濶業湖。即舊圖之阿爾泰諾爾。前定邊左副將軍所轄之烏梁海十佐領。即跨阿穆泰河。阿爾泰河而游牧者。前科布多所屬之阿爾泰淖爾烏梁海

二旗。卽跨阿爾諾爾穆哈河阿爾泰河。而游牧者。今已皆在界外。其爲同治三年塔約割失之地無疑。不特此也。唐努烏梁海之區。卽明時兀良哈部族之地。同爲元裔。地面延袤二千餘里。形勢險要。物產豐富。清康熙征服準部。喀爾喀旣內屬。烏梁海等。亦皆歸順。其爲我國屬土。已歷有年所。及至民國九年。改訂鎮撫使官制。不曰外蒙鎮撫使。而必曰庫烏科唐鎮撫使者。蓋標明唐努實爲我管轄之區也。用意至深。近據烏梁海盟長報告。自庫恰失守。唐地孤懸邊徼。俄人多方誘脅。危急萬分。最近俄蒙訂立私約。外蒙曾提出唐努歸蒙之要求。蒙人深予拒絕。俄人吞併之心。已可概見。觀中俄協定大綱草案。未將唐努字樣。特爲提出。深爲惶惑。今日會議。雖不能收復定邊左副將軍所屬烏梁海十佐領游牧故地。及科布多所屬阿爾泰諾爾。烏梁海二旗游牧故地。亦必堅守塔約之界。俾唐努烏梁海。完全爲我領土。誠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(二)自阿克喀巴河源起。至肯得利克河源止。亦爲同治三年塔約之舊界。

查此界自巴喀那斯山口。布爾哈特山口。海留圖山脈。至宰桑泊

之東南。共設卡倫四處。考乾嘉舊界。實在宰桑泊之西北。水道記云。哈爾巴哈河。罕巴爾度夏處。布昆河。西庫庫倍度夏處。庫庫倍者。右部哈薩克王阿布勒必斯第六子。乾隆五十五年。授公爵。罕巴爾者。西部哈薩克台吉薩尼雅斯第四子。嘉慶五年。以捕賊功。授五品秩。按哈爾巴哈河。卽鄒圖之喀爾布憂河。在宰桑泊之西南。布昆河。卽鄒圖之布寬河。在宰桑泊之西北。皆我國昔年藩封故壤也。自塔約既立。則皆劃在界外矣。又理藩事例云。俄羅斯除在恰克圖交易外。雀尼邁拉輝卡倫。不准通商。按雀尼邁拉輝卡倫。以地望準之。當卽鄒圖之那雷穆嶺西麓。臨額爾齊斯河處。喀勒賓嶺之南。此地既與哈克圖並稱。爲不準通商之處。當時視爲重要可知。自塔約既立。此處亦劃在界外矣。今日會議。雖不能恢復乾嘉舊界。亦應堅守塔城之約。俾瑪爾喀庫里湖。及宰桑泊一帶各要區。不至淪於外人。亦屬緊要之策也。

(三)自阿克喀巴河源起。至阿列克別克河口止。又自阿列克別克河口起。至肯得爾利克河源止。爲光緒九年。阿列克別克河。科布多兩約所改定之界。

查阿克哈巴河源。至阿勒克別克河。入額爾

齊斯河之口。爲光緒九年所定之界。屬於科布多者。共立有界牌四處。自額爾齊斯南岸。至肯得爾利克河源。爲光緒九年所定界。屬於塔爾巴哈台者。尙未定立界牌。計此次割失宰桑泊以東。額爾齊斯河兩岸地。約六萬方里。按額爾齊斯河。發源於中國之西北境。由俄羅斯。以達北海。爲入北冰洋三大水之一。康熙五十一年。使臣圖理琛。詣土爾扈特。阿玉奇汗所牧之額爾濟河。假道俄羅斯。往返郵程。經歷額爾齊斯。撰爲異域錄。卽此河也。綜其水道。有三要焉。南曰宰桑泊。巨浸汪洋。湖濱沃衍。自古爲匈奴右地。西突厥葛邏祿。相繼憑陵。角遂於此。宰桑者。準噶爾語大臣之稱。猶汗阿林。天子障之類也。以此名泊。其重要可知。此蓋游牧要地也。中曰託博勒城。東通揚的鄂布諸川。西扼託波土拉各水。現爲俄人西比利亞西部都會。此城郭要地也。北曰烏彌河口。當冰海之中央。爲商舶之所聚。現俄人築礮台於此。此北海要地也。自此兩約既立。此三要地。皆歸俄有。俄人利用此水。以交通中國。臥榻之側。他人鼾睡。有由來也。今日會議。仍宜堅守同治三年塔約。以恢復要區。誠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(四)自肯得爾利克河源起。至哈巴爾阿蘇山口止。爲同治九年塔爾巴哈台約所定之原界。查同治九年所定界約。實自阿克別求起。至哈巴爾哈蘇止。後因光緒九年割去烏勒昆烏拉斯圖河以西一段。惟肯德爾利克河源。至哈巴爾哈蘇。尙存其舊。案同治九年所定鄂博有四。係俄西比利亞總督自行建立。請由科布多大臣奎昌查勘。與同治三年明誼所定紅綫。有無侵佔。旋由奎昌咨報。與明誼界圖相符。事遂定。究竟與明誼界圖。能否相符。此時亦無從稽攷。惟兩國定界。何等重要。竟如此草率了事。西人聞之。傳爲笑柄。今日會議。仍須堅守。同治三年塔約。聲明須照約重勘。尺寸寸地。不可放棄。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(五)自哈巴爾阿蘇起。至哈拉達板止。爲光緒九年塔爾巴哈台約所定之界。查自哈巴爾阿蘇起。迤南絕額爾米河。經沙拉布拉克。又經巴爾魯克山西麓。至哈拉達板。共立牌博二十一處。其中有巴克特卡倫。當我塔城。西通俄國瑪爾拉得孔道。自瑪爾拉得。北達斜米帕拉廷斯克。俄人廣築馳道。日行數百里。自斜米城。順額爾齊斯河。有輪船通行。荷慕斯克。接西比利亞大鐵道。近歲我

國人自新疆東還者。每出此道。繞經西比利亞。計程約倍之。然爲時較速。可省數月。淹遲之苦。路政不修。交通不便。以致國內往來。而假途異域。良可慨矣。又查西域圖志之古爾格淖爾。即現時俄人七河省阿拉克圖古勒泊。爲乾嘉時界內之地。與額米爾河。同祭告入祀。每秋。塔爾巴哈台領隊一人。幾察哈薩克。巡行淖爾一週。其重要可知。自光緒九年。此約既成。此地皆爲俄屬矣。查同治三年塔約。自沙賓達巴哈起。南至葱嶺爲止。此間必有舊界。今日會議。仍須聲明查照同治三年塔約。重行履勘定界。以恢復要區。亦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(六)自哈拉達板起。至匡果羅鄂博止。爲同治九年舊界。光緒八年增立界碑。是否與同治三年塔約相同。今無從稽攷。又匡果羅鄂博起。至納林廓勒山口止。爲光緒八年伊犁約所改定之界。查此界自匡果羅鄂博起。順霍爾果斯河。至瑪咱爾沙爾諾海。順畢爾巴什山。至納林廓勒止。計割失霍爾果斯河以西。伊犁河南北肥沃之地。約三萬二千方里。蓋同治三年舊界。自匡果羅鄂博往西。順博羅呼吉爾河往南。至春濟卡倫。坡得

鄂爾厄。又往東。順扣門嶺。至哈什嶺。又往西南。至達喇圖河入特克斯河之口。由此以。西。爲俄屬地。以東。爲中國屬地。後因伊犁河兩岸。地極膏腴。俄人借樓住。屬回爲名。割去。經出使大臣崇厚訂約。此張文襄公。熟權俄約利害奏稿中。所言崇厚誤國媚敵。國人皆曰可殺者也。至光緒七年。出使大臣曾紀澤。爭之不得。而光緒八年勘界。哈密辦事大臣長順。又不能照七年所定辦理。伊犁河以南之地。又割去數百里。攷西域水道記。格登山。在達喇圖河之東。乾隆二十年。準酋達瓦齊據是山。阿玉錫以二十騎夜薄之。達瓦齊萬衆驚潰。竄呼爾滿。回酋纏猷之。伊犁既定。立方碑伊爾山嶺。四面勒滿漢回梵書以銘功。並歲祀著爲令典。自光緒八年改定以後。御碑勒銘。亦在界外。今日會議。仍宜根據同治三年塔約。恢復舊界。亦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七自納林廊勒山口起。至別牒里山口止。爲光緒八年喀什噶爾約所改定之界。又自別牒里山口起。至圖永山口止。爲光緒十年喀什噶爾約改定之界。

查此兩約。自納林廊勒山口起。迤南。至汗騰格里山顛。又迤西。循騰格里山支脈。絕阿克蘇河。札那爾特河。而歸天山正脊。至

別隄里山口爲止。是光緒八年之界。計割失天山正脊以南。阿克蘇札那爾特等河源之地。約三萬方里。又自別隄里山口起。順貢古魯克山。南至布絕奇吉勒坤蓋河。南至布瑪納克山口。庫魯木都克山口。又西至庫爾撒山口。轉西南至圖永山口。是光緒十年之界。計割失阿克賽河源之地。約二萬六七千方里。復查同治三年舊約。又証以明說所定界圖。當自汗騰格里山巔。迤西。南納林廊勒山口。即循鐵列克山脊。迤南。至伊什提克巴什山口。又西南循庫爾特留克山。接廓克沙勒嶺。又向西南。迤循天山正脊。以至圖永山口爲止。實皆以天山正幹爲界。光緒八年十年所定之界。皆屬山天支幹。蓋當日畫界之臣。旣不詳爲履勘。支幹不辨。又不細查明說舊圖。貿然從事。喪地辱國。亦可悲矣。今日會議。仍宜根據同治三年塔約。詳審明說舊圖。以天山正幹爲界。則收復失地不少。誠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(八)自圖永山口起。至烏仔別里山口止。爲光緒十年喀什噶爾約所定之界。查此界。自圖永山口南。有圖茲阿舒山口。塔勒該山口。薩瓦雅

爾丁山口。塔爾特庫里山口。伊爾什克坦山口。皆立有界牌。又自此而南。爲瑪里他

巴爾山口。哈里他達灣山口。再南爲烏仔別里山口。均未立有界牌。因所經乃葱嶺正脊。艱阻難行故也。中俄之界。止於此矣。案光緒七年議約時。俄人以中俄之界。當南止瑪里他巴爾山。謂逆回阿古拍會許之也。曾大臣不允所請。云崇厚約內所未有之地。斷不能增。俄人遂無詞。光緒十年。當事者未能守光緒七年之約。所言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。於伊爾克什坦以南。復引長二百餘里。至於烏仔別里。因俄屬費爾干省之疆域。漸推而南。侵占回部之地愈多矣。復查同治三年塔約。南至葱嶺爲止。此間自圖永山口以南。必有塔約舊界。仍宜根據塔約。再行調查。又誠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(九) 自烏仔別里山口以南。至帕米爾。爲中俄未畫定之界。 攷光

緒初年。新疆大臣劉錦棠。展設邊外七卡。十五年。又添設蘇滿一卡於伊西洱庫爾。即雅什里庫里北十里之地。是處向立有清高宗御製平定回部。勒銘伊西洱庫爾之碑。有兵不多。駐於蘇滿。日本大谷光瑞。有帕米爾紀行。言中俄兩國之地。道旁木標。爲風雨所蝕。漫漶不可讀。僅中國及光緒十二年數字。尙顯然可識。其爲劉大

臣所樹七卡界牌疑無。是帕米爾之地。雖未明定界約。而我國早有界牌可守。至光緒十七年夏。俄兵大隊。游弋帕米爾地方。并揚言各帕米爾。均應歸俄人管轄。欲迫我撤退蘇滿之兵。新疆巡撫。以建立御碑之地。爲界內之地。馳告譯署。與之辨爭。嗣查光緒十年大臣。沙克都林札布。與俄國定約。已載明兩國界綫。烏仔別里山口爲止。自此以南。俄國界綫。轉向西南。中國界綫。一直往南。若按此約而論。自烏仔別里山口。作一直綫引長往南。以爲界綫。則蘇滿一卡。遠在綫外。勢不能復爲我有。譯署雖與之爭辨。無如喀約先有成約。已屬無益。今日全帕地方。俄人皆有兵柵守之。則喀約之咎也。又查喀約一直往南之言。蓋烏仔別里山口以南之薩雷闊勒山脈。本南北行。爲東西大分水嶺。故當日據此以定界。但自此以南。如各山脈皆南北行。誠爲天然之畛域。乃帕米爾山脈。自薩雷闊勒山以南。皆東西行。不便於南北直分。必繞出帕東。始定分水界。是以和什庫珠克帕米爾。阿爾楚爾帕米爾。大帕米爾。小帕米爾。俄皆佔領之。我亦不能執約以相爭。蓋當日畫界大臣。未常親履其地。只據一隅形勢立言。以賅括全帕。荒謬至此。可笑熟甚。今日救濟之策如何。竊以帕米爾本

葱嶺、顯大平原之稱。爲喀爾提錦、達爾瓦斯、羅善、什克南、瓦罕、乾竺、特等回部所居。西界布哈爾。北界俄屬之費爾干。南界英屬之克什米爾。東則與我喀什噶爾爲界。乾隆中，諸回部等附浩罕入貢。今浩罕既爲俄俄所併，蠶食漸南。帕米諸回，斷難自存。似應中英俄三國共議，以帕中爲干戈不到之地，與歐洲之瑞士一律。俄當與帕定南界。英當與帕定北界。吾華與帕定西界。畫定一區，以爲公保之地。則諸小可以長存。而三大亦免爭端矣。此亦救濟之策。外交之手腕也。此地另有詳圖大輅

總而論之。中俄北界。係雍正五年畫定。至今未改。猶易爲交涉。東界要以康熙二十八年之約爲定案。西界要以同治三年之約爲定案。據理力爭。亦皆振振有詞。但非我國政府。設立界務專局。以研究中俄累次界約。並先派精通界務專員。赴中俄各界地點。詳爲調查。以爲開議張本。冒昧從事。未有不失敗者也。近日日俄交涉。行將開議。日本政府。特派芳澤公使。先赴薩哈連島。察視一切。以爲進行之準備。誠可謂慎重國防者矣。我國今日。內亂紛歧。安有餘力。以及邊圉。然中俄會議。行將開始。先事不爲綢繆。臨時必至叢脞。凡上之肉。聽人齧割。豈獨邊徼已哉。抑崇尤有進者。法

蘭西曾竭數十年之力。遣精通測算者。分往各處。按法細測各經緯度所容之里數。自近赤道處。自近北極處。自近北極赤道之中處。知各處所容不同。乃定爲各度之里數。以爲繪圖之比例。卽爲分界之標識。故以山水分界。而山水有時變遷。以木石表界。而木石可以移易。惟以經緯度定界。則按圖計里。不至有毫釐之差。歐美以此畫分國界。由來舊矣。日俄戰爭以後。在庫頁島畫界。卽以北緯五十度。爲兩國界綫。界北屬俄。界南屬日。卽其明証也。我國與各國畫界。向不以經緯度爲標準。故中俄界地。雖有卡倫。而移設常設。遷徙者有之。雖有界牌。年移月易。竊移者有之。今日識界。困難之處實多。但竭一步之心力。卽有一步之勝利。因噎廢食。後患無窮矣。天下事言之非艱。行之爲艱。沈心毅力。搏俎折衝。是在當軸者。謹述管見。用質同人。

中俄畫界芻言一冊

武昌陳崇祖著

民國十三年七月出版

定價 三角

北京琉璃廠各大書店均

寄售

問心齋出版各圖書

外蒙近世史一冊

陳崇祖著

定價 一元

蒙古鑛產圖一幅

陳崇祖著

定價 一元

蒙古交通全圖一幅

陳崇祖著

定價 一元

北京商務印書館及琉璃廠各大書店武昌

進化書局均寄售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

王德泰 敬啟

王德泰

王德泰